

巴黎随想

——浅议旧城保护和城市复兴

胡章鸿

每次造访欧洲，作为建筑师的我就是一次“朝觐”。此次又随团访欧，尽管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但我还是设法借转机之际，在我向往的历史、人文、艺术之都——巴黎待了48小时。白驹过隙之间，巴黎，这座伟大城市的保护和建设，再次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也深受启发的东西。现略撷一二，以饷同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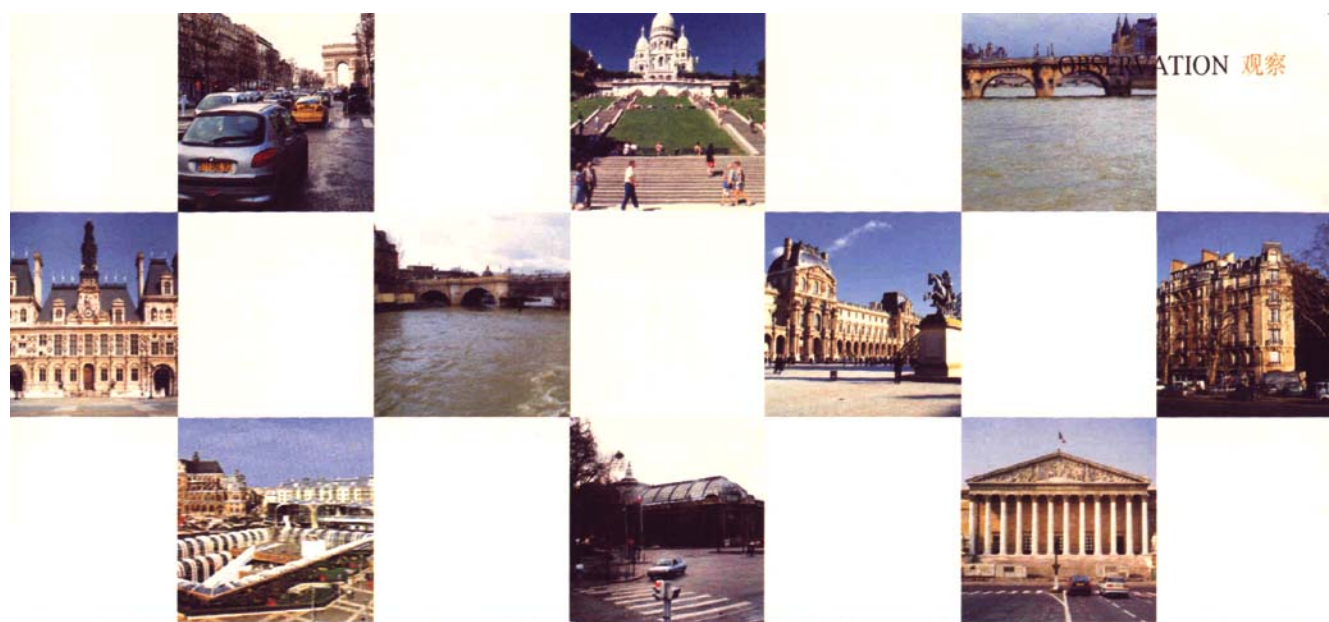
巴黎不愧为历史、文化的世界名都，如果说自公元360年朱利安在塞纳河中的西岱岛上自称罗马皇帝作为巴黎的肇始，到今天这座伟大的城市已走过1600余年的历程。虽经历过无数次战火的蹂躏、摧残和若干代帝王的修葺、重建，但难能可贵是，巴黎却在整个城市的发展形态、规划布局 and 建筑风格上，保持了高度的完整、和谐和统一。我们今天游览巴黎，不仅是观赏一处处“景点式”名胜古迹，而是完全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中。徜徉在香榭丽舍，流连于枫丹白露，触目所及，我们看到的全都是历史和文物。不用说，大街上建于18世纪的住宅比比皆是，19世纪的商业建筑数不胜数。始建于12世纪的巴黎圣母院、13世纪的卢浮宫巍然屹立，就连埃菲尔铁塔、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拉德方斯新区这些工业时代的“怪胎”，都无一不给古都增光添彩。这正说明巴黎不仅是旧时代高卢—罗马文明的瑰宝，也仍然是新时期法兰西国家的骄傲。在新旧更替、大浪淘沙、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古都巴黎依然青春焕发，生机勃勃，昂首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她固有的美妙笔触，谱写着崭新的篇章。

众所周知，一个世界名都、历史古城、政治文化中心、特大型城市，怎样解决随着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人口增加、城市扩大所带来的诸如交通拥挤、居住恶劣、土地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弊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它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环境、建筑和城市规划专家。但如果他们都到巴黎来看一看，我想至少可以找到50%的答案。

首先，立法先行。法国政府对巴黎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和保护，是站在发展和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战略高度来采取相关措施的。巴黎的《城市规划和保护法》是世界上最全面、完善和严格的城市建设法律体系之一，大到对大巴黎地区和巴黎中心城区的城市布局、用地规划、交通组织以及分区规划、城市设计原则，小到对若干城市规划控制指标和参数诸如容积率、建筑密度、高度、间距、风格、立面形式等，都有相当详细的规定。尤其对旧城区和古建筑的保护，其重视和严格的程度，在全世界无出其右。正是在这部法律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初，为适应巴黎城区不断扩大规模的需要，巴黎新城区——拉德方斯的总体规划，经过深入、细致、反复的研究、对比和评估，最终确定沿香榭丽舍大道西北方向延长线、距凯旋门约6公里的130公顷地块，其分区和详细规划原则基本一次制订，建设开发分期进行，至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性建筑物“新凯旋门”——拱门终告落成。时间跨度长达40年，但新区建设基本按当初规划进行，反映出巴黎市政当局严格而高超的执行力和管理能力，也使得拉德方斯成为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兰西文明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古都巴黎新生的象征。

第二，既要保护，更要利用。当今世界各国对文物古迹保护的一大难题，就在于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只保护，没有足够的经济财力支撑，难以长久，最终也难以保护；若利用，有经济收入，可以支持保护，但也会对文物造成损毁、破坏，对保护形成冲击。但巴黎在对旧城区的利用、经营、维修和保护方面做得极为出色，使保护和利用二者相得益彰，化矛盾



于无形。以中心城区的重要文物古迹为圆心向外辐射，划分出不同半径的保护区域，对不同古迹建筑制订分级保护（利用）制度。重要建筑及区域重点保护，完全由政府出资维修，维持其原有使用功能，只供游览观赏，如以荣军院、先贤祠、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为代表的一大批纪念及宗教建筑。最大量的、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是对相对次要一级建筑的保护和利用，总体维持立面风格，外形尺度不变，对内部空间进行适度改造以适应新的使用功能的需要。如作为法国总统官邸的爱丽舍宫；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大小宫殿，至今仍是汽车等机械设备、建材、纺织等工业产品的重要展览场所；巴黎警察总局的德维尔旅馆；波旁宫是法国国民议会的所在地；当然，还有作为法国国家中央艺术博物馆的卢浮宫……这些建筑不仅保存维护得十分完好，而且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使用作为古迹保护的国家资产，其应交纳的房屋租赁费可能在其正常开支的办公费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象征性的收取，但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对这些古迹的维护、修缮义务并达到严格的规范标准。政府的行政性开支保证了古迹保护费用的充足来源，同时又明确了古迹保护的负责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巴黎作为世界名城、欧洲古都，其依傍法国经济的强大后盾、欧洲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适中的地理位置、便捷发达的交通和拥有完善舒适的服务等因素，成为欧洲大陆会展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所以，更不用说以市场经营为手段、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博览会、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其营业收入足以支付保护费用。其次，离中心城区更远、重要性更低一级的建筑和街区，采取仅保留外立面、内部完全更新、改造的方法，以提高建筑的使用功能并节约城市用地。再次，则是完全拆除重建。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建筑师在注重保护巴黎古都风貌的同时，在城市文脉的延续和挖掘，在新建筑风格的继承、发扬、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果在1889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大小宫殿和为1937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夏约宫的建筑型制上，我们还依稀看到19世纪末折衷主义和20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滥觞；那么，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结构主义的前卫、透明、夸张仅表明法兰西文化对外来者的宽容和大度，其建筑本身与周边环境是否融合还存有争议的话，巴士底歌剧院和阿莱商业中心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符号及处理手法的运用就已是圆润舒畅、至

臻完美了，谁也不能说它们不是古都城市环境和谐、有机的一部分。其实，蓬皮杜中心钢架和玻璃简洁、明快的外形，与周边传统建筑的繁复、威仪恰成对比，相映成趣；巴士底歌剧院的立面曲线、开缝的山墙、敦实的体量，都让人联想起昔日巴士底广场上巴洛克建筑的辉煌，从阿莱商业中心众多的钢制拱架和大面积的深色坡屋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哥特复兴和浪漫主义建筑的些许身影。这就是法国人的聪颖和睿智，复古可以以“假”乱真，创新也能水乳交融。

第三，文化保护是法兰西国家和全民族的精神意识。漫步巴黎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对古建筑的保护性修缮。这种保护不仅是法律所规定，也是房屋的主人引以为自豪的善举。为了不影响建筑的整体外观以干扰游客观赏，这些修缮都必须做到精心保护、精心施工。我还看到两座桥，因塞纳河水的冲刷和潮气的侵蚀，两个桥孔的石拱和桥墩的石雕像都风化得十分厉害，已经影响到整座桥的安全和美观，维修势在必行。为不影响塞纳河的航行，一个桥孔一个桥孔的施工。工人们细心地将风化的石块从桥拱中取出，又将新的、相同的石材原模原样地安装回去，丝丝入扣，一丝不苟。桥墩的石雕像也复制得惟妙惟肖，不知道的还以为只是将旧雕像清洗干净了。这些需要更换的雕像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上百个，显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巴黎市政当局并不吝惜投入，因为他们知道，经过维修，这些建筑都会相当程度地恢复过去的面貌，焕发新的生命，尽展昔时的风采，又可以传神韵传承数十年，又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感悟和领略巴黎的风采，永远看到和铭记法兰西文明的辉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可以、也不可能因时事的变迁而轻易消亡的，但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努力传承。不经过艰苦的拼搏和奋斗，是不可能使我们自己变得强盛，使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当然，也不可能赢得别人的敬仰和尊敬。我感到，中国的城市建设和保护，可以从巴黎的城市建设和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得出许多有益、有用的启示。☑

作者单位 新华联集团副总裁

责任编辑：文爱平